

江湖第一俠

中

公孫宇著



第十五章 夜闹刑部监

昆仑侠胜英来到八宝金殿，立而不跪，藐视皇上。崇祯皇帝一怒之下，立即传旨将胜英绑出午门，开刀问斩。当家宰相吴化、掌朝太师杜子衡、兵马元帅钱龙熙相视一笑，暗暗欢喜。

太平侠黄滚顿时魂销魄散，肝胆欲裂。赶忙跑到李相成跟前，低声急道：“相成，临起身时，我父早就安排，胜英在，我就在；胜英要是死了，我也难活。眼看胜英人头落地，这该如何是好呢？王爷愿保胜英一身无事，现在他到哪里去了，为何不上殿讲情？”李相成叹息一声：“大哥，你别糊涂了。王爷乃是一国的亲王，无理怎能讲情？大哥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胜英犯下这么大的罪，还不该死吗？”太平侠一听，更是心如火燎，搓手摩掌：“那不行！”“不行又咋办呢？小弟官小职微，实不敢出面替他讲情。即使给胜英讲情，也是枉然无益。闹不好，连我一同治罪！”黄滚顿足说道：“胜英要是被杀，我不出金殿，就得一头碰死。不然，我有何脸面去见我父和我三叔？”李相成实在不

忍，想了一想道：“大哥不要急，你赶快奔赴皇沙府，看定国王爷可有什么良策妙计。”

太平侠黄滚听了，眼睛一亮，转身就跑。出离午门，一溜烟直奔皇沙府。跑进皇沙府，来到银安殿，见王爷正在吃茶。太平侠抢步上前，“扑通”跪倒，眼泪不由得淌了下来：“我的王爷，你在家怎么这样清闲自在？黄阳山胜家寨我父领着老少英雄给你磕头，群侠恳切嘱咐，难道你都抛于九霄之外？为何刚到北京皇城，你老人家就变了呢？现在三弟已被绑到午朝门外，你要再不去讲情，胜英可就活不成了！”

就在这时，忽听午门外，“咚”地一声炮响。这一声炮象打在黄滚心上一样。使他浑身一震，顿时面色苍白，大汗直流：“王爷，你可不能再停了！求你赶快到八宝金殿给胜英讲情。去晚了，可就完啦！”

定国王摇头长叹：“善良，金殿之上，我无理怎么讲情呢？咱未去之前，你先给我想三分理。若无理由，我再想保胜英不死，可怎么说怎么讲呢？我现在也是一筹莫展啊！”黄滚一按绷簧，“仓啷啷”寒光一闪，抽出单刀。老王爷一看，吓得一哆嗦。就听太平侠抢然说道：“王爷，你要不去讲情，我黄滚只好拔刀自尽，陪子川同赴幽冥了！”定国王又是摇头又是摆手：“善良，不可如此！咱再想想，看可否想出一个办法来。”

正说着，李相成一步赶到。他原是皇沙府的保驾官，可以离班出朝，别人可不行。李相成来到王爷跟前：“王爷，大哥急成这个样子，你老要是不上金殿讲情，只怕要出人命呀！”老王爷两道浓眉挤成了疙瘩：“相成，这一急，我确实乱了方寸，无计可施。”李相成微微一笑：“王爷，我早就替你考虑好了。请你老附耳听听。”李相成附在王爷耳旁，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讲说

一遍。老王爷面色渐渐露出笑容，连连称赞：“好计！”忙吩咐一声：“拉马。”

府门外，皇沙府定国老王爷翻身上了逍遥马，怀抱黑虎铜锤，扬鞭催马，急奔午门。行至中途，就听“咚”的一声，追魂炮响了第二声。太平侠黄滚急得再三催促王爷：“快！快快！”单刀直拍马臀。那匹马疾如闪电，奔到午朝门外，火工司刚想点第三炮，老王爷一声高喊：“刀下留人！”

老王爷下了坐骑，命黄滚护住法场，自己急步奔上金殿，黑虎铜锤往上一举：“我皇万岁，老臣参驾！！”崇祯一看是皇沙府定国王到了，把身子一欠，龙项连点三下：“老亚父这次为寻三宝，捉拿胜英，冒险出京，连日劳累，功劳不小。”“万岁，老臣为国家的江山社稷，理当操劳。”崇祯吩咐值殿官打座。

等王爷坐下之后，崇祯问道：“老亚父偌大年纪，一路操劳。你不在府内歇息几日，上殿有何贵干？”王爷故作不知：“万岁，我听午门外炮响，是不是要杀胜英？”崇祯点了点头，愤道：“黄滚把胜英献到八宝金殿。胜英胆大包天，金殿之上立而不跪，目无寡人，所以朕才把他推出去杀头。”老王爷故作惊讶道：“万岁，胜英杀不得呀！”“为什么？”“皇上，老臣这次跟黄滚一起出京，此事最最明鉴。你想想，逢虎山占山为王的乃是八义五虎。什么是八义五虎？那是人们对这十三个武林好汉的称呼。八义是：震九江屠灿、火底真君孔华阳、胜手昆仑侠胜英、神刀将李刚、美髯公华振千、登山豹杨义臣、钻云太保贾斌久、扎翅玉蝴蝶秦天豹。五虎是：金眼太岁陈东海、坐山虎华佑梅、穿山豹钱奎、独霸九江桑万青，另一个还是胜英。这十二人是连帖兄弟，生死之交。除了这些有名有姓的英雄，胜英手下的能人不计其数。要不是黄滚，任何人也甭想拿住胜英。倘若

把胜英杀了，他手下的人个个高来高去，武功高强。他们一反，杀到了北京城，只怕我主万岁也有危险。”崇祯一听，想起那次胜英在自己睡梦中盗走三宝，自己却不知不觉，要是他当时想杀自己，只怕十条命也没有了。想到这里，激灵灵打了个寒颤：“这——，老亚父，那咋办呢？”“依老臣之见，不如暂把胜英关进刑监内，速下圣旨捉拿胜英这班强盗。拿完逮尽，以绝后患。那时，再杀胜英不迟。只杀胜英，我主的江山不牢，龙体有危啊。望我主三思而后行。”

崇祯听罢，“哦”了一声，点了点头：“老亚父言之有理，还是你想得周全。”言犹未尽，猛听东班中一声高喊：“我皇万岁，臣有本奏。”天子一看，走出三人，兵马元帅钱龙熙、掌朝太师杜子衡、当家宰相吴化。三人来到金阶之上，俯地磕头：“我皇万岁，老王爷说得真真切切，杀胜英确实不行。”王爷翻眼看看，心想：噢！日头打西边出来了！今天这三位奏本顺我，不知又要耍什么花招？

就听吴化奏道：“我主万岁，把胜英押到刑部监，要是有人把他劫走，野马脱缰，放虎归山，那不更是贻害无穷吗？万岁，请你传旨叫吴襄上殿。吴襄要敢押胜英则罢，他要是不敢关押胜英，非杀不可。”三个奸贼心想，吓死你吴襄，也不敢押胜英。胜英案情这么重，你吴襄能担保胜英在监内不出差错吗？天子听了三个奸贼之言，当即传旨叫吴襄上殿。

刑部尚书吴赞奇匍伏金阶，往上磕头。天子问道：“王爷怕群贼造反，奏本暂时不杀胜英。三位爱卿怕有人牢劫反狱，奏本要立杀胜英。朕左右为难，莫衷一是。吴爱卿，你敢押胜英吗？你要敢押胜英，得担保他不被劫走。你若不敢，朕就杀他。”吴赞奇往上一长身子：“我主万岁，君叫臣死臣不死，那是不

忠；父叫子亡子不亡，那算不孝。万岁传旨叫我押胜英，微臣怎敢不从呢？胜英押在刑部监若被人救走，我皇万岁把微臣推出斩首。”

三个奸贼万万没料到吴襄吴赞奇竟然如此回答，心中虽然恼怒，但敢怒而不敢言，也不好再说别的。无奈，只好倒退八步，下了金阶。

崇祯说：“吴爱卿既然敢押，朕赐你一道圣旨，把胜英带到刑部监去，好好看管，千万别让他跑了。”吴襄却道：“我皇万岁，把胜英押到刑部监可以。万一真有人救胜英，微臣是个文官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被救走。臣有一本奏明当今，万岁最好再派一员武将镇守监狱，方为万全之策。”天子想了想说：“就依爱卿。你看阖朝文武中，哪一个能担此重任？”“万岁，三皇观御军师神掌醉八仙飞天熊本事高强，他光师兄弟就有三九二十七人，又教了二、三百徒弟，都是武林高手。他的伤早已痊愈，若能让他带人看守刑部监，万无一失。刑部监外我看守，刑部监内归他管。胜英若在狱内被人救走，万岁找他算帐。我把胜英从午朝门外带到刑部监，这一段路途胜英要是跑了，罪在微臣。吃国家的俸禄也不是一人，尽忠是满朝文武的事。臣也不能一人担当！”崇祯把头点点：“吴爱卿言之有理！”当即传一道圣旨，宣飞天熊上殿。

飞天熊听宣，来到八宝金殿，跪倒磕头。天子说道：“飞爱卿请起。现大盗胜英被拿获归案，押到刑部监狱。朕命你到狱内看守，胜英若是跑了，朕唯你是问！”飞天熊一听，便知不妙，但又不敢抗旨，只好口称：“微臣遵旨！”领了圣旨，步下金阶，天子一摆袍袖，卷帘散朝，阖朝文武各自回府。

刑部尚书吴赞奇到午朝门外，把昆仑侠胜英从法标上松

下来，带到刑部监狱。交给牢头禁卒，吩咐好好照管，不可虐待。牢头孙建诚忙点头答应：“遵遵大人之命！”

吴襄安排好胜英，出了刑部大门，吩咐一声：“看轿！”吴赞奇坐在轿里，不住思虑：皇沙府定国老王爷为何这样讲情呢？想来必有用意。善良跑来跑去，必有内情。端的是何缘故，我还得到皇沙府询问清楚。想到这里，便吩咐前往皇沙府。

吴赞奇到了皇沙府门外，下了八抬大轿，让门军朝里禀报。老王爷正在银安殿跟李相成、黄滚议事，一听吴襄到了，忙传谕召他进来。吴赞奇进了银安殿，给王爷见过礼，落了座。老王爷长叹一声：“赞奇，你来得正好。我正要打发人召你呢。”“我心知王爷这样做，必有用意，因此，特来看看。”皇沙府定国老王爷一时激动、一时着急、一时忧愁，从黄阳山众英雄如何侠肝义胆，跪倒求情，到李相成如何献计，自己硬着头皮前往八宝金殿讲情的前前后后说了一遍。最后长叹一声，愁道：“胜英关在刑部监狱，也不是长久之策。只有把胜英救出监牢，才算两全其美。一来我能对得起双枪太保胜七祖，二来能对起老英雄黄建，也可免去乾坤盗宝钻云神鼠坏骨头杨涛再找我的麻烦。唉！怎样才能救出胜英呢？大家商量商量，看看咋着办？”

太平侠黄滚道：“王爷，不管你怎么说，哪怕搭上我的命，也要把三弟救出刑部监。不然，我对不起俺三叔，也无脸再见我父！”老王爷点头沉思。李相成开口道：“大哥，你怎么救胜英？八宝金殿之上，是小弟跟大哥吴襄合计好的，不光保住胜英，还要叫飞天熊看守刑部监。小弟就知大哥非去救胜英不可。兄长救出胜英，此罪只能算到飞天熊头上，咱弟兄不需承担任何责任。这叫人无伤虎意，虎有伤人心。他想害咱，反而害了自己。大哥若能救出胜英，皆大欢喜，老王爷的心病也可

去掉了。只是大哥人单势孤，独自到刑部监去救人，那是万万不可。飞天熊也不是笨蛋，他岂会掉以轻心？他定会带人牢守，戒备森严。大哥若一人前往，不但救不出胜英，反倒招惹麻烦。大哥，你细想想，北京城附近可有高手，能多请几位相助，以期万无一失。”

太平侠想了想，把头摇摇：“贤弟，北京城实在搬不到武林高手，近水不解近渴，时间急促，夜长梦多，须防事久生变。今天晚上，我要打他个措手不及。单身独自，又有何惧！”李相成摆摆手：“不行。”黄滚急道：“那怎么办？”

刑部尚书吴襄起身对王爷深深一揖，吞吞吐吐说道：“王爷，我有一计。不过，没说之前，王爷得先恕我无罪。这可是执法犯法，罪加一等的事，王爷若不恕罪，吓死赞奇我也不敢言讲。”老王爷这会子急得百爪挠心，无计可施。一听吴赞奇有法，哪还管三七二一，顾及其它，忙道：“只要能救出胜英，千斤的担子我也挑着。你说吧！”吴襄说：“黄滚独自一人去救胜英，确实很危险。不如把胜英的兵刃交给我，我带到监狱设法交给胜英，松开他的绑绳，再在狱内挂一盏红灯。约定善良救人之时，先把红灯弄灭。胜英一见灯灭，即出离监房，二人一会合，力量就大了，不知此法可好？”

话刚落音，太平侠黄滚赞道：“好计！”镇京御总兵李相成连连点头：“双侠并力，势不可当，万将莫敌。”老王爷拍桌而起：“好！我作主，就这么干。”一声吩咐，家将把胜英的鱼鳞紫金刀、百宝囊拿来交付吴赞奇。吴赞奇迅即带着胜英的宝刀、暗器，辞别众人，回到吴府。晚上假借过胜英的夜堂，把约定的计划向昆仑侠细说一遍，并再三嘱咐：“黄滚不来，你千万不可独自出狱。单等黄滚到来，你兄弟二人再一齐冲出监狱，那就

保险了。”胜英点头应道：“多谢吴大人恩典。”吴赞奇说声：“不必。”转身走出刑部监狱。

却说太平侠黄滚，在吴襄走后，看了王爷一眼：“王爷，今晚我就作进狱的打算了。”老王爷把头点点。李相成在一旁忽然说道：“我看还不保险！”黄滚急了：“这还不保险，你说到底该怎么办呢？”李相成微微一笑：“大哥，你只有左膀，缺少右臂。胜英只是左膀，没有人作你的右臂，还是不太安全。”黄滚愁道：“我到哪里找右臂去？”李相成看了看定国王：“王爷，请你给我作主。”王爷决然道：“只要能救出胜英，现在什么主我都作。讲吧！”“我想同大哥一道前往刑部狱救人，王爷意下如何？”老王爷忙摆手说：“不行。胜英他们都是飞檐走壁，高来高去的人物，你是马上的官，怎么能行！”李相成笑笑：“王爷，我不光马上行，步下我也中！”“此言当真？相成，你在北京做官多年，我咋不知你能高来高去？”“王爷若不相信，我可当面试试。”好，我倒要看看。”

李相成转身出了银安宝殿，王爷、黄滚随后跟出，三人到了天井内院。李相成抬头看看东厢房两丈二尺多高，抖掉蟒袍，气沉丹田，脚尖一点，旱地拔葱，“呜——”的一声，纵上房檐，疾如飞矢，轻赛鹅毛。老王爷又惊又喜：“哎哟，相成还真会飞呢。”话未落音，就见李相成摇摇晃晃，头下脚上，一头从房上栽将下来。王爷吓得“啊”的一声。眼看头离地四指左右，李相成中指一点地，一个“鲤鱼打挺”，“腾”地站立起来，脚下纤尘未起，亭亭卓立。

太平侠一晃大拇指：“没想到李贤弟深藏不露，原是个武林高手！请问你的贵先生高姓大名？”李相成微微一笑：“大哥，咱不是外人，小弟不说，你还不知。我师父在北冷口杏花山珍

珠观出家，杏花真人便是我的授业恩师。”太平侠一听，哈哈大笑：“贤弟，咱兄弟俩还是一个师爷爷的呢。早知如此，那咱更要多亲多厚了！”王爷一看这种情形，自然也是十分欢喜。三人返回银安殿，王爷欣然说道：“这就更好了。相成，你准备暗助黄滚，相救胜英。”李相成道：“王爷，你们两个在此稍候，我得回家换换衣服，穿蟒袍带纱帽怎能前去救人？”王爷点头应允。

李相成辞别王爷、黄滚，回到李府。进了暗间，打开箱子。脱去朝服，换上一身蓝色夜行衣帽，拷好百宝囊，带上十二支梅花袖箭，怀抱七星宝剑。李相成刚刚转身走出房间，贴身马僮飞马刘跃上前单膝点地：“主人上哪儿去？”李相成向四周看看，一挥手说：“你家老爷今晚要去办一件紧急的密事，你千万不可告诉别人。”刘跃说道：“老爷，我是你的心腹。你要是给我讲讲，我也许能助你一臂之力。”李相成把头一摇：“不行。我办的这件事情，需要高来高去，你哪有这种本事？”刘跃笑了笑：“主人，别说高来高去，腾云驾雾我也能办到。”李相成不耐烦地紧蹙双眉：“别瞎吹了。”“你若不信，咱们当面试试。”说罢，一伸手打百宝囊中掏出一物，轻轻往地上一放。一头沾地，一头用手扯着，象妇道家顶的黑纱巾相似。搭手一指，说了声：“起！”扑啦”一扯，连人加纱一起升到半天空中，约有十数丈高。原来，这个东西是件稀世珍宝，名叫行云帕。刘跃一按行云帕，“叭”，轻轻落在地下。

李相成惊喜至极，上前一把拉住胳膊：“刘跃，你到此三年，我真不知你还是高侠呢。你为何不透露实情呢？”“主人，俺师父是五凤真人孙跃蛟，俺奉师之命，下山保护于你。”“哎呀，我的好兄弟，愚兄可是慢怠你啦！你咋不早说？”刘跃摇头微笑：“这是小事。俺师父知道兄长为官清正，怕你名高招嫉，受

人暗算，特意叫小弟暗中保驾。”李相成一听，又是感激又是心惊，师叔对自己这样无微不至地关怀、爱护，心中能不感激吗？也幸亏是自己行得正，走得端，否则……他若有所思地点头说道：“贤弟，大哥太平侠黄滚和我，准备把昆仑侠胜英从刑部监接出来。你要是能协力相助，那不能再好了。”刘跃笑道：“区区小事，理应效劳。待我取回兵刃。”

飞马刘跃来到后边马棚里，把大牛槽轻轻地掀起一头，右手施展鹰爪功，用力一扒，从地下扒出一个狗皮包裹来。“当唧唧”从包里拽出一对分水八卦鸡爪镰。镰把形如鸡爪，前端象个镰刀头，此刃专门对付带链的，带刺的，带棱的奇形兵器。这种兵刃，水旱两路皆可使用，所以名叫分水八卦鸡爪镰。

刘跃取过兵刃，来见李相成。李相成道：“贤弟，天色不早，咱们该起身了。”刘跃点头应允。两人拧身上房，蹿房越脊，直奔皇沙府。到了银安殿上，李相成安排刘跃在房坡上等候，自己飘身而下。

太平侠黄滚早已等得心急如焚，一看李相成进来急忙问道：“李贤弟回府换衣，为何耽搁这么长时间？”李相成得意一笑：“小弟另有他事。你放心，不会耽误救人的。这一次保险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”黄滚只是点了点头，并没说话。王爷催促道：“天色不早，赶快起身吧。把胜英救出刑部监，先不要叫他走掉，领他来皇沙府，我有几句话要安排他。”二人点头答应。太平侠看看李相成：“咱就这么去吗？”“最好能挂上幌子。”二人抓过黑墨，在脸上互相涂抹，都成了黑鬼。

两人别了定国王爷，拧身上房。刚落到房檐，迎面走来一个黑影。太平侠不由大惊，见那人身子一晃，轻飘飘的，便知此人功夫不凡。那人持刃走到跟前，太平侠拔刀刚想迎战。李相

成急忙拦住：“大哥不可如此，这是我的马僮飞马刘跃。”黄滚责问道：“此事极密，怎可告诉别人。”李相成笑道：“他并非外人，是二叔五凤真人孙跃蛟的弟子！”太平侠一听此言，喜出望外：“哦，原来是师弟！”兄弟三人亲热一番之后，直扑刑部监狱。

三人来到刑部监外，从暗影处纵身上了墙头，蹿上了房坡，伏身观看。这时正是“月上树梢头，人约黄昏后”的时辰，天上繁星点点，四下里鸦雀无声，一片寂静。李相成心想：飞天熊，你就这么大胆吗？你就知无人敢来劫胜英吗？原以为刑部监定会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，巡夜打更的连连不断。可是，现在却死静死静，没有一人把守。其实不然，在这平静里却蕴藏着更大的阴谋，更大的危险。

刘跃、黄滚刚想下去，李相成摆了摆手，小声嘱咐：“别忙，你俩趴在黑影里不要动，我先试探试探。”刘跃、黄滚点点头，忙又伏在瓦垄里。李相成掏出问路石，往下一撂，问路石“咕噜噜”地滚动，听听，没有动静。李相成飘身而下，拾起石子，纵身又上了房，打了一声唢哨，“哧溜”一声窜向东南。太平侠暗暗点头：看不出相成在武林道上还是个内行。这也是师伯杏花真人教徒有方。这时，就见李相成一闪身，又折回原地。打了三声唢哨，又向西北东南、东北西南，来回数趟，刑部狱里依然不见丝毫动静。李相成想：难道是自己猜测错了，飞天熊真的胆大包天，没派一人看守？这才稍稍放下心来，一挥手，黄滚、刘跃起身挪步。

太平侠早就发现人字监第一号里，红烛明亮。伸手从百宝囊中掏出一支金镖，一抖手，“唰——”“叭嗒”，把挂在杆上的红灯打灭。李相成、刘跃在房上把风，黄滚飘身下去。昆仑侠

胜英在屋里早等急了，眼睁睁地盯着红灯。正自着急，忽见红灯熄灭。迅疾一晃鱼鳞紫金刀，纵身蹿出监房。弟兄相见，未及多言，太平侠大手一挥，说声：“走！”

哪知，这个“走”字还没说完，就听“啪啪啪”三声轻响，三道蓝火划破长空。唢呐响处，“哇啦”一声，从暗影里突然冲出八十多人，各执兵刃，蜂拥而来。

飞天熊也不是笨蛋。他从八宝金殿领了圣旨，便回到三皇观。这时，桃花会的漏网之鱼，有很多逃到北京，投奔飞天熊。飞天熊正想拉拢人马，也就留下了他们。飞天熊把情况一说，余天星道：“坏了。这里边必有阴谋，今晚一定有人去救胜英。咱们可要严加看守，不能掉以轻心！”飞天熊一点头：“真是英雄所见略同！”忙带领师兄弟以及能打惯战的徒弟，统共八十多人，神不知鬼不觉地到了刑部监，埋伏在四周的暗影里。飞天熊吩咐不准掌灯，单等发出飞箭，听到唢呐，再一齐现身。众贼刚才也看见李相成来回转了好几圈，但没有发出暗号，谁都不敢动一下。直到太平侠打灭灯笼，双侠要走的时候才发出暗号。八十多人，“哇啦”一声，团团围住双侠。

飞天熊一摆宝剑。余天星抢步上前，用剑一指：“黄滚，胜英，尔等真是胆大包天！你也看看，我们都是干啥的？今天要想逃出刑部监，势比登天还难！”说罢，挥剑就劈，太平侠黄滚搭刀相迎。另一边，昆仑侠胜英一摆鱼鳞紫金刀，也动起手来。飞天熊叫道：“哪一个放走胜英、黄滚，格杀勿论！”众贼一听，谁敢畏缩？各持兵刃，一齐拥上前去，刀枪剑戟，鞭铜棍铲，对准太平侠、昆仑侠二人齐挥乱砍。胜英、黄滚抖擞精神，挥舞宝刀，奋力抗敌。但见杀声阵阵，寒光闪闪，血肉横飞，喊声震天。霎时间，对方被双侠撂倒几人。

李相成在屋上一看，黄滚、胜英被团团困住。九凤十八天的人马几乎全部出动，一个个拚命厮杀，端的厉害非凡。看来，今日要想走出刑部监，势比登天还难。本来他不打算抛头露面，下去对敌。此时一看情况不妙；在房坡上“唰啦”一袖箭，把缠斗胜英的蓝天玉打得翻身栽倒。跟着跳将下来，“唰啦”就是一剑，结果了蓝天玉的性命。然后一挥七星宝剑，纵身冲入人群，一阵猛杀，接连劈翻几个敌人。飞天熊把脸一转，怒道：“李相成，你这个卖国奸贼，你以为画了脸，我就辨不出你来了吗？”李相成也不搭话，杀出一条血路，冲进圈内，和太平侠黄滚、昆仑侠胜英鼎立对敌。尽管三人舍命厮杀，若想冲出重围，殊为不易。正当这时，“喀嚓”一声，辕门大开，刑部尚书吴赞奇带着二子吴大桂、吴二桂，以及手下的中军冲到跟前。吴襄用手一指，扬声怒喝：“飞天熊，皇上命你镇守监狱，你竟敢勾结钦犯胜英，劫牢反狱，夤夜救人，该当何罪！”吩咐两边中军：“开弓放箭！”一声令下，众人立即开弓射箭。一排箭雨过去，就把飞天熊的人射倒数名。飞天熊气得“哇哇”大叫：“吴赞奇，你这是吃里扒外。你射箭为何只射我们，不射他们三个？你们必有勾结，狼狈为奸！”吴襄并不答话，只令放箭。

飞马刘跃在房上一看，就是自己再下去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。无奈，揭起瓦来，从屋上往下一阵子猛砸。面前有黄滚、胜英、李相成，旁边有箭；现在，空中一下瓦雨，群贼顿时大乱，抱头鼠窜，四处躲避。阵脚一乱，三人乘机一纵身躯，同时上房。飞天熊急得直叫：“千万别放掉他们。走掉了钦犯胜英，可就麻烦了。追！”九凤十八天以及能上房的二十多个弟子跟着飞天熊拧身上房，随后紧追。不能上房子的也从大门冲出，在后边追赶。

黄滚、胜英、李相成三人踏房越脊，行高就低，直奔皇沙府赶去。飞马刘跃一看三人脱离危险，也就放下心来，扭身返回李府。三人到了银安殿，飘身落下。进了银安宝殿，定国王还等在那里。三人赶紧上前拜见：“王爷，大事不好。刑部监内伏兵四起，我们杀出一条血道，方才得以脱身。”

这时，飞天熊带人也追到了皇沙府。有人刚想下去，飞天熊挥手阻住：“且慢！这是皇沙府，贸然下去，老奸王一声令下，把咱拿住，带到八宝金殿，反咬一口，说咱刺王杀驾，咱们可是吃罪不起啊！你们在房上压着顶，不要叫胜英走掉了。我去搬兵。”说罢，转身飞奔帅府。见了兵马元帅钱龙熙，把情况一讲。钱龙熙闻听勃然大怒，当即点了三千铁骑，人马喧天，把皇沙府围了个水泄不通。

第十六章 三搜皇沙府

却说刑部尚书吴襄眼见黄滚、胜英、李相成三人脱险，飞天熊带人紧追不舍，刑部监顿时平静下来。他想了一想，猛然生出一个绝妙的主意，遂命人把尸体抬到午朝门外，自己到金殿外边击鼓撞钟。崇祯夜宿深宫，正在梦乡，猛地被一阵钟鼓声惊醒，一颗心怦怦乱跳，就知必有朝阁大事，赶忙更衣上殿。文武百官一听金钟玉鼓皆响，岂敢怠慢？也都纷纷上朝。

群臣参拜已毕，崇祯沉喝一声：“哪家爱卿砸玉鼓撞金钟？有本快奏。”吴襄上前，匍伏金阶，叩头奏道：“我皇万岁派飞天熊看守刑部监，他却大胆妄为，违逆圣命，夤夜带人把胜英劫走。微臣听到动静，带人察看，弩弓钺箭，射倒不少贼人。现已抬到午朝门外，候旨发落。”崇祯闻听，龙心大怒：“胆大的飞天熊，你进朝寸功未立，朕封你官职不小。食君之俸，当报君恩。你竟敢胆大包天，劫走钦犯胜英。朕岂能容你？”

崇祯刚想传旨捉拿飞天熊。黄门官上殿奏道：“我皇万岁，

飞天熊现在午朝门外候旨见驾。”天子一怔，随即怒道：“命他上殿！”飞天熊、钱龙熙二人到了八宝殿，俯地磕头。崇祯把捉龙爪在龙案上“叭叭叭”连摔三下，用手一指：“大胆的飞天熊，你吃君俸禄，不忠君事。朕命你镇守刑部监狱，看守钦犯。你为何劫走大盗胜英？你可知罪吗？”

飞天熊急忙磕头：“万岁，吓死微臣也不敢如此妄为。这是何人奏给皇上的？”“刑部正堂吴襄当殿奏明，岂能有假。”飞天熊咬牙恨道：“我主万岁，他这是一派胡言，血口喷人！微臣领旨保护刑部监，夤夜之间发现三条黑影在刑部狱内来回侦探。微臣下令按兵不动，看看究竟是何人？头一个镖打灯红，下来救人的竟是黄滚，我马上命人包围。这时又下来一人，却是镇京御总兵李相成，房上还有一个始终没跳下，微臣不知何人。胜英本来身戴刑具，不知为何却手持刀镖，自行走出监牢，与黄滚、李相成三人垂死挣扎。但要想冲出重围，那是白日做梦。眼看要拿住三人，不料刑部尚书暗助逆贼，开弓射箭，单伤微臣的手下。胜英、黄滚、李相成三人借此机会，逃之夭夭。微臣忙带人随后追赶，一直追到皇沙府。我主万岁，请万岁赦臣无罪，我才敢讲话。”崇祯惊问：“朕赦你无罪！快说进到皇沙府怎么样了？”“禀皇上，三人逃进皇沙府，我可不敢讲皇沙府定国老王爷藏奸窝匪，我只能说此事是黄滚、李相成所为，王爷不知此事，要是知道，王爷肯定会把他们扭送金殿。微臣当即命人在房上盯住，才亲往帅府告知兵马元帅钱龙熙，钱元帅已发兵把皇沙府团团围住。微臣特来八宝金殿，请我皇定夺。万岁，吴襄告我，那是反咬一口，胡说八道。他肯定与黄滚、胜英、李相成暗地勾结，图谋不轨。”

吴赞奇大声辩道：“我皇万岁，微臣只发现飞天熊的人，并